

洪生,洪生

◎ 二〇二〇级公安管理学一区队 吴芷雅

(一)

我叫大景,今年7岁半,是一名警察。

他们说,我和我的父母一样,是一条史宾格犬。我从未见过我的父母,但是从出生那一天起,我就认识了他,洪生。

洪生32岁,也是一名警察。他很高,一身皮肤黝黑发亮,大眼,圆脸,笑起来时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他的两鬓总是理得短短的,他告诉我,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多白发。

我们初见时,他还是一个不会为白发发愁的小伙子。我们同住一个大院,这里有高高的围墙和厚厚的铁网,进进出出的都是和洪生一样穿着黑衣的人,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这个地方叫做“基地”。

我是洪生一手带大的。在我还没有正式入职时,他就常来看我。他带着我一起在基地的操场奔跑,给我修理经常打结的长毛,不厌其烦地陪我玩扔球捡球的小游戏。半岁时,不少小伙伴离开了基地,留下来的我们则有了自己的新搭档——我的搭档正是洪生。从那天起,我几乎每天都和洪生待在一块,我们不再只玩简单的抛接游戏,从跳跃、过障碍到扑倒、钻火圈、走绳索……游戏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危险,但是只要他在身边,我就一点也不害怕。

洪生说:“这不是游戏,是训练。”我不明白其中区别,反正都是我俩在一起。我只知道每次成功完成任务,他就会用力摸摸我的头,然后给我一块肉干做奖励。如果我失败了,他也不会责备我,只是默默地陪我重新挑战。他也会发脾气,在某些我不听他指令或者训练时走神的时刻。他生气时眉头紧锁,嵌在脸上的酒窝也不见踪影,那双黑色大眼睛会射出冷峻的光,接着斥责就会劈头盖脸地浇下来,即使我扒着裤脚撒娇他也不为所动。我不想让洪生生气,所以犯错的次数越来越少。

基地里那个叫虎子的藏獒和他的搭档总喜欢带头嘲笑我是胆小鬼,因为每次追缉训练时我都不愿意使出全力去扑咬扮作毒贩的洪生。洪生不在乎别人说我“怯懦”,却为我能否通过考核而心急如焚:“你不能把我打败,又怎么能把敌人打败?”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成功把他摞倒并拖拽数米后他的激动——他一骨碌爬起来,欣喜若狂地把我搂进怀里,又抛向空中,却全然没有注意自己脸颊上被粗糙的地面擦破而渗出一串血珠:“以后谁敢说你名声大胆子小,你就这么扑过去!”

(二)

洪生告诉我,我的名字大景,取自于我的家乡。

“我叫洪生,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俩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景洪。”

我们的家乡很美,处处都是枝繁叶茂的雨林,望天树高耸入云,绞杀榕的根茎盘桓交错,流着白色树脂的绞杀木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这里的泥土是红色的,雨季过后会钻出许多昆虫。有时候,洪生会带我离开基地,来到一条名为澜沧江的大江边散步,我们沿着江走,可以从景洪走到橄榄坝。他常常会站在岸边向看不清的远方眺望,而我会站在他身旁,一起看湍急的江水滚滚而逝、翻涌的水雾缓缓散去。

“我们都是景洪的女儿,以后要做保卫家乡的英雄。”他说。

我曾以为他和我一样除了对方没有别的家人,身边只有战友,直到我见到了她们。

那天结束了训练,我正要扑进洪生怀里,却不料他突然站了起来。“老婆!圆圆!”他惊喜地喊道。我敏捷地转过身,只见一向稳重的他激动地向训练场门口跑去,把一对微笑着的穿着红裙的母女用力抱进怀里。我跟着向前跑,尽管我不认识那个年轻女人,却对那个小女孩倍感熟悉,大眼睛,圆脸蛋,深酒窝——她的脸上有太多洪生的痕迹。名叫圆圆的小女孩挣脱了洪生的手,兴奋地搂住了我的脖子,不用他命令,我就主动收起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爪牙,乖乖伏下身去。那天,我多了两个新的家人。

洪生很爱她们,他的床头柜上放着她们的照片。但是某天我们在街上执勤相遇时,他却没有

像往常那样笑着跑过去。圆圆指着我咯咯笑,拉着妈妈的手想朝我们走来,她妈妈却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一把将她抱起来走开去。我着急地大声吼叫,去扯他的裤腿,他却目不斜视地训斥我“安静”。起先我以为他没有看到她们,可是当那一双背影即将汇入人流消失不见,我却又分明看见了洪生的回头。

后来洪生告诉我,以后在基地外面遇到她们,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我似懂非懂,但我从不违背他的命令。

(三)

两岁刚满,我和洪生就被派到一线,与藏匿在雨林村寨中的“瘾君子”们殊死搏斗。堆积成山的白色粉末,散发奇异香气的一九九小球,折射出诡艳光芒的斑斓液体……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得丑恶如斯,宁可刀尖舔血也要贪婪索取,甚至不惜将手中的血刃砍向自己的同类?听过子弹擦过毛发的哧响,看过匕首砍刀的冷冷寒光,望见汽油弹绽出巨型花朵般的熊熊火焰……才知原来生我养我的美丽雨林在浓稠夜色下竟是如此危险诡谲。

虎子死了,是在搜查毒品时被毒贩砍死的。

消息是他的搭档带来的——那个瘦瘦高高、和洪生一般大的、总是和虎子一起嘲笑我胆小的人还带来了一箱酒。洪生在澜沧江边陪他坐了整整一宿,他们一语不发,地上却逐渐躺满横七竖八的空瓶。最后一只瓶子被那男人手里扔进波光粼粼的江里,只留下“咚”的一声闷响,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把头埋进膝盖里。洪生把我死死勒进怀里,吼道:“你可不许走在我前面!这是命令,听到了吗?”

我想洪生一定是醉了,人狗殊命,就算我不负伤,也就最多陪他十几年。不过我没有挣开这个有些过于紧的怀抱,而是蹭了蹭他的脸。他的眼角分明有泪,嘴边却衔着酒窝,那水珠滑进小小的窝里,再不见踪影。

任务越出越多,这个世界上知道我曾被叫做“胆小鬼”的人却越来越少,我和洪生逐渐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王牌搭档”。人们羡慕那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勋章,却不知深深浅浅的伤痕是如何缓缓爬满了皮肤。可我却知道洪生身上有多少的刀伤与擦伤,流血结痂后,原本黝黑的皮肤上就留下一块块淡粉色痕迹,如果是更严重的砍伤,缝合后会凸起长长一条伤疤。洪生不在乎这些疤痕,甚至有时候还会大喇喇地把它们展现出来跟战友吹嘘这才是他真正的勋章。不过每当圆圆她们来基地时,他都会穿上长袖长裤,把“勋章”尽数隐去。

(四)

在警犬之中,我已经不算年轻了,我不再是考核时跑得最快的、跳的最高的、反应最快的前几名,比来比去,似乎只有记忆力还算不错,却不知道这到底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

我还记得那天的每一帧场景。

墨染的厚重云层停在了灰暗的天幕中。轰隆。银白色的电光把青紫色的天空劈成两半,天空万马奔腾,雨瞬间瓢泼而至。

“去拿伞……”

“又是暴雨……这鬼天气……”

“嘟——”清亮的哨音短暂地压过嘈杂。

“队伍秩序不要乱——”洪生与其他队友努力维护现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今天,正该我们在边检站值守。

一个穿着白色汗衫的男子畏畏缩缩地半蹲着在攘攘人群中穿行,眼见就要靠近出站口——

我撒开腿狂奔而去,终于在他将要混出去的瞬间把他扑倒在地,一股诡异而浓烈的香气通过我的鼻子盈满头颅——我兴奋地微微战栗起来,或许是因这股训练时常闻到的熟悉气味,或许是自己又抓住了一个坏人而喜悦。

“汪汪!汪汪!”我用尽全力嘶吼起来,只希望能穿透雨幕把信息尽快传递到洪生耳边。变故却在一瞬间发生了。

原本摔倒在地痛吟的男子突然捂着肚子爬起来撒腿就跑,我立刻

追着他狂奔起来,看准时机狠狠地咬住他的小腿。他想把我一脚踹开,却被我紧紧抱住,许是疼极了,他竟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把刀往我腿上砍去,然后又狠狠地扎进我肚子里——

“放下武器——”我疼得几欲昏迷,洪生终于赶到。

身后的人群尖叫着后退,我看见洪生带领几个黑色制服的警察冲向那个白衣男子时的背影,他经过我时没有回头更没有停留,只留下一句“大景!把药袋子捡起来!”

轰隆——炸雷爆破,留下震耳欲聋的余音,雨似乎更大了。

我挣扎着摇摇晃晃站起来,一口叼住被那个男子慌乱之中落在地上的塑料袋。是雨水迷了眼,还是手电筒太亮?我的眼睛有些发疼,模糊中看到那个白色身影被一群黑色制服按倒,该放下心来了,但是为何,心脏却越跳越快?

我拖着痛到几近麻木的腿匍匐前行,身上湿淋淋的,还在流淌的不知是血还是雨。我想,我得赶快与洪生汇合,告诉他我完成了他的命令。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是恶作剧?然而我分明闻到血腥的气息,地上的手枪和弹壳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他的战友们自发地给我让开一条道,低声呜咽与沉默将我们包围,我固执地在他身边“汪汪”地叫,去扯他的衣角,用舌头去舔他还温热的脸颊,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再也不会再在睫毛剧烈的颤动后睁开,他再也不会突然跳起来抱住我笑出两个酒窝……

闪电一道接一道地劈了下来,无数的奔马与狮群乘着青蓝色电光,怒吼着想要去踏平群山万壑。雨骤然小了,被割裂的天幕却化作了碎片,再难复原。

(五)

送洪生离开那天,我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圆圆和她妈妈,她们都穿着黑色连衣裙。她妈妈憔悴了许多,肿得像桃子的双眼布满了红血丝,而圆圆似乎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懵懂地躲在大人们身后,看着来往的人群将一朵朵洁白的花放到洪生身边。

见到我,她很高兴。她像往常一样搂住我,然后跟我说悄悄话:“大景,为什么他们要给爸爸送花?”

我想要回答她,却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

我还第一次看见了洪生的母亲,那个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走到洪生跟前,她哭着把花放在他的胸口,然后亲手把他全身的衣服理了一遍,却在别人将要把她拽走时狠狠地打了洪生一巴掌。

“汪!”我刚要一跃而起,却被圆圆妈妈拦下。

“你怎么敢走在我前面!”我听见老妇人悲痛欲绝地啜泣。

我有些恍惚,这句话,为何听起来这样熟悉?

我在七岁整时告别了大院,圆圆把我带回了家,他的家人对我很好,就像曾经他对我一样。洪生葬在澜沧江里——这是他很早以前就写下的遗愿。他曾对我说,以后我们退休了,就天天来这散步。他食言了,我却想要完成他的诺言。

大多数时候,澜沧江都是温柔的,清澈碧绿的水波映照着两岸的嶙峋奇峰,三两游人披着阳光在岸边嬉笑漫步。然而我却独独喜爱澜沧江的雨季。澎湃的雨织成厚重的灰色幕布,汹涌的江水在大雨的拍打下翻滚飞溅,蒸腾的雾气笼住了对岸山峰,天地被连成灰黑色的一片。黑云像咆哮的巨怪,又像结伴的游魂,苍穹中闷雷滚动。轰隆。我的心脏也似乎随之爆裂了,然而,就在这滂沱的、铺天盖地的雨声中,我却似乎又听到了他的呼唤。

“大景——”

而我则会不由自主地仰起头大声回应:

“洪生,洪生!”